

【冯梦龙全集】

甲申纪事·
隐语·
马吊脚例

冯
梦
龙

著

王槐茂 张树天
主编

馮夢龍

远 方 出 版 社



冯梦龙全集

主编 张树禾 王槐茂

浙江出版集团

责任编辑：胡丽娟

冯梦龙全集

主编：张树天 王槐茂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大北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221.5 字数：4850 千字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套

ISBN 7-80723-065-7/I·27

定价：718.00 元（全 24 册）

甲申紀事

目 录

叙	(1)
第一卷	(3)
六月二十七日传圣谕一道	(3)
八月初八日刑部侍郎贺世寿拟进从贼六等条议奉圣旨	(3)
福王登极实录	(4)
甲申纪闻	(6)
第二卷	(14)
绅志略	(14)
第三卷	(40)
孤臣纪哭	(40)
第四卷	(56)
再生纪略上	(56)
第五卷	(70)
再生纪略下	(70)
第六卷	(89)
燕都日记	(89)
北事补遗	(97)
淮城记事	(99)
扬州变略	(107)

京口变略	(110)
第七卷	(112)
南郡公檄	(112)
出师檄	(114)
兵部右侍郎徐人龙檄	(116)
〔复仇檄〕	(117)
移京省共讨逆闯告文	(118)
告太祖高皇帝誓词	(119)
杀贼誓言	(120)
苏郡讨贼檄节略	(122)
第八卷	(123)
江南士民公禁檄	(123)
公讨降贼伪官项煜宋学显钱位刊汤有废檄	(124)
讨降贼诸臣檄	(125)
上郡邑先达讨逆书	(127)
明伦堂述言	(128)
常熟县讨叛公檄	(130)
移讨嵩逆檄	(132)
公讨双逆臣杨枝起朱积檄	(132)
嵩江府阖郡士民讨逆贼杨汝成檄	(134)
公讨献妻降贼逆绅杨汝成檄	(135)
〔金坛士绅公讨逆臣檄〕	(136)
嘉兴府绅矜公讨伪户政府司务檄并揭并附	(136)
第九卷	(138)
中兴致治疏	(138)
请行征辟疏	(139)
三大弊政疏	(140)

目 录

感时触事疏	(141)
专图雪耻疏	(151)
破格用人疏	(152)
沥明臣职事疏	(153)
第十卷	(155)
恸哭时艰疏	(155)
追发大痛疏	(157)
痛改前辙事疏	(158)
臣工共图实著疏	(160)
补述见闻疏	(161)
再陈国是疏	(162)
恳彰天讨疏	(164)
款虏疏	(166)
备江疏	(167)
在兵言兵疏	(169)
大臣去留甚重疏	(171)
请诛逆臣疏	(172)
禁渎陈疏	(173)
大彰宸钺事疏	(174)
第十一卷	(176)
上都中诸当事揭	(176)
上督师史相公书	(179)
上史大司马南都切计十策	(182)
上史大司马东南权议四策	(187)
上家邨仙大司马书	(192)
上史阁部书	(196)
第十二卷	(200)

中兴制寇策	(200)
制虏议	(204)
屯守议	(206)
禁卫议	(207)
理财议	(209)
钱法议	(210)
原祸戡乱议附	(212)
中兴实录叙附	(214)
第十三卷	(216)
哭大行皇帝二首	(216)
又	(216)
又	(217)
又	(217)
又	(217)
又	(218)
又	(218)
五月四日，得先帝、后惨报确信，四海同仇，若丧 考妣，诘朝乡绅有楼船	(219)
又野哭二绝	(219)
悲愤八首序	(219)
首唱	(220)
和	(221)
又和	(222)
同题	(224)
愤骂	(224)
降贼问	(225)
哭马素翁老师〔二首〕	(226)

目 录

哭马太史	(226)
哭凌茗柯先生	(226)
哭倪鸿宝先生	(227)
绝命诗〔二首〕	(228)
和韵二首有序	(228)
再和	(229)
奉挽玉重先生四绝	(229)
和玉重先生韵	(229)
和韵	(230)
挽许潜忠二绝	(230)
和许玉重先生	(230)
又四绝	(230)
许玉重二首	(231)
哭许甥〔五首〕	(231)
许玉重先生小论	(232)
挽吴门许玉重先生	(232)
恭谢圣庙入山诗〔二首〕	(234)
大廷尉茗柯凌公殉节纪略	(235)
〔中兴大工疏附〕	(237)

叙

甲申之變，天崩地裂，悲憤莫喻，不忍紀亦不忍不紀。余既博采北來耳目，草《紀事》一卷，忠、逆諸臣，別為《紳志略》，私備遺忘，敢云傳信。友人借觀，竟以災木。方愧多事，貽誚識者。未几，得程進士《孤巨紀哭》。又未几，得無名氏《都城日紀》。最后，得陳太學《再生紀略》。合之，而事迹始備。參伍異同，或可取寶。并付梓人，庶余有所籍手，以謝率爾之咎。至於倡義討逆諸檄，總見薄海臣庶之同心，奏疏書議諸篇，多關國家經濟之大略：并加采拾，以供觀覽。而淮陽、京口之變，遯聽多所未悉，亦稍稍訪輯以代答問。其感憤、吊忠詩，偶有惠教，即不能盡傳，聊附一二於簡末。因冠以聖諭、聖旨二道，見新天子寬厚而復精明。如此，百爾臣工所不仰體宸衷，同心戮力！及是時而明政刑者，非人也。

方今時勢，如御漏舟行江湖中，風波正急，舵師、楫手兢兢業業，協心共濟，猶冀免溺；稍泄玩，必無幸矣！況可袖手而間詬誅乎？廟堂隱憂，無大於此！而余更有慮者，在軍政之未立。夫軍政之未立，非無兵也；有兵而若無兵，且其害更勝於無兵，是以慮也。古者用兵，寧使餉浮於兵，不使兵浮於餉。今未具餉而先聚兵，兵既聚而餉不足。於是倡為打糧之說，公然掃掠民間。掠婦女則為妻妾，掠丁壯則為奴仆，一兵家屬多者至十余人。朝廷養一兵，不能并養其十余人之家屬，其勢益不得不出於掃掠。而有兵之處，閭里皆空。未首一二賊兵，先添万千兵賊。百姓嗷嗷無所控訴，良可

痛已。不特此也，兵既有家属，势不能草居露宿。於是占民间之居，用民间之物，兵富而民贫，兵乐而民苦。才一征调，则又有安插家小之说，拣择瘠肥，迁延月日，势所必至。从设兵以来，未有是也。汉霍去病曰：“匈奴犹在，何以家为？”宋刘锜赴官东京，行至顺昌，闻金人东下，遂敛兵入城，为固守计。置家寺中，积薪於门，戒守者曰：“脱有不利，即焚吾家！”古名将国尔忘家类如此。将且不有其家，而况兵乎！兵之恋恋室家如此，即便驱之赴敌，亦内顾之意多而进取之意少，求其死绥立功，尚安可得？此弊不革，恐饷终无时而足，兵终无时而可用也。见在之兵尚然，而更欲纷纷召募，将安用之？且昌平之乱，繇兵而不繇民。淮扬之守，繇民而不繇兵。京口一留兵，而即有西门焚杀之惨；金华一招兵，而即有汤溪破城之变。兵之为害，历历可见。

孔子答子贡问政：先足食，次足兵。及不得已而去，则先去兵。谓国家多事之日，兵反为害，不若去之。今亦不得已之时矣！或曰：如子之言，何以守？何以战？曰：孟氏有言，与民守之，何必兵！若夫战，吾亦知非兵不可。而在今日之兵必不可，何也？勇於残民而怯於赴敌，则军政之不立也；军政立，而一兵费一兵之饷，饷何患不足？一兵得一兵之用，兵何患不强？此在枢府与大将实实为国家大做一番，非草莽臣所敢知矣！余阅北来诸纪，无不切齿官兵者，故因叙兹刻而及之。

七一老人草莽臣冯梦龙述

第一卷

六月二十七日傳聖諭一道

朕遭九六之運，車書間阻。方資群策，旋軫故都。時復秋高，其茲舟漏，乃自殿爭起衅，馴至穴斗成風。封事雖勤，廟算安在？先皇帝神資獨斷，匯眾納流。天不降康，咎豈在上？爾文武大小諸臣，鑒於前車不遠，精白乃心，匡復王室。昔漢室起於艱難，丙魏合志。唐肅興於靈武，李郭同心。若彼輟此矛，爾虞我詐，袒分左右，口構玄黃，天下事不堪再壞，且視朕為何如主？

茲特諭爾諸臣，和衷集事，息忿圖功。刎頸之交，仇忘廉蔭。同車之雅，嫌化復讐。朝廷以此望爾諸臣，諸臣以此上體朝廷德意。庶君臣之間，禮全始終，不則祖宗成憲，弗尚姑息。各宜欽承，朕言不再。特諭。

八月初八日刑部侍郎賀世壽 擬進從賊六等條議奉聖旨

這所擬從賊諸款，尚多未協。如為賊領兵獻策條陳的，明系謀危社稷。即在庶僚，豈可末減！督撫總兵降賊的，情罪極重，豈可列第二等內？四、五品京堂及科道翰林侍從之臣，污賊偽命，為賊要職，并守巡等官降的，豈可止於一絞？庶官受偽命的，其中科道

翰林、吏兵等部司官及封疆大吏、巡方司道闻变倡逃的，罪岂止於一流？或献女献婢媚贼及受伪官的，罪岂止於一徒？

国家罹此大变，先帝、后饮恨升遐，诸臣负恩辱国如此。朕守祖宗大法，须有定案，昭示天下后世，以振肃人心，表章纲纪。法司当秉公奉法，毋枉毋纵，称朕平允之意。这条议，着再确拟来看。

启

福王登极实录

前供奉臣文震亨拜手恭纪

恭闻监国自福邸至淮也，南都文武大臣及科道诸臣，方集议拥立之事。

金谓以亲以贤以序，即当推奉为臣民主。操臣诚意伯、刘孔炤。督臣马士英，各传谕所部将士，以代来中兴之意。将士闻命感泣，亦愿奉为六军主，建义旗讨贼。诸臣恭谒陵庙，告非常大变，恸哭，乃告推奉监国之议。议协，参赞机务兵部尚书史可法至浦口，具启迎驾于淮安。礼部司务官齐南都百官公启，迎驾于仪真。渡江泊燕子矶，百官郊迎，命以王礼见。监国素袍角带，对百官恸哭。百官行礼，手掖之。寻赐茶，言及宗社震惊、大行异变，复哭失声。因流涕言：“封疆大计，惟仗诸先生主持。至迎立，决不敢当。盖播迁以来，国母尚无消息，故不携宫眷一人。始意欲择浙东僻地暂居，以便迎奉。今值国难至此，迎立之事何忍言！”睿音琅然，而睿容具日月表，百官瞻觐，咸举额谓宗社之福。

次日为五月朔戊子，从水西门启驾，繇城外至孝陵。乘马，导引官请从东门御路入，监国逊避，从西门至飨殿。祭告礼毕，即问懿文太子陵园，驻瞻良久。从朝阳门入至东华门，步行过殿陛，行谒奉先殿礼。出西华门，暂以内守备府为行宫。百官进见，行四拜

礼。传令旨，召诸臣入议事。兵部尚书可法、魏国公徐弘基、灵璧侯汤国祚各有奏。国祚以户部靳饷，奏对微激，署礼部。兵部侍郎吕大器，谓非对君体，止之。京畿道御史祁彪佳，因奏纲纪法度为国之本。吏科李沾合诸科道奏以朝班宜肃，盖时旧京朝仪久废也。彪佳又奏早颁大号、敬天法祖诸事，监国皆虚怀纳之。朝毕，群臣退议登极、监国次第，咸谓仰窥睿意，必欲发丧誓师，晓然示天下以讨贼大义，而后正位。宜先上监国玺绶，而后劝进。乃即范金铸监国宝。

以次日入朝，大臣仍面奏劝进。监国复辞，谕诸臣，谓：“人生忠孝为本。今大仇未报，孤不能事君。先王殉节，国母播越，孤不能事亲，无遽登大宝之礼。且闻东宫与永、定二王，尚在城中，或可致之。又桂、惠、瑞三王皆叔父行，惟诸先生举贤迎主。”言讫泪俱。大臣及言官再奏，求允所请，监国逊谢如前。署礼部臣大器率百官跪奏劝进第一笺，传旨暂领监国。百官退时，又进第二笺，命传进。手书批答，仍允监国，余所请不允。

又次日，传百官止服青锦绣朝拜，仍行王礼，不必穿带朝服。百官以典礼重大，具朝服入。监国亲行告天礼，升座，百官四拜。魏国公弘基率百官跪进监国符宝，受讫。再行四拜礼，乃退。诸臣尚有言宜即登大位、以镇人心者，御史彪佳谓：“令旨先受监国之请，其名极正，贤德益彰。既可以示谦让，海内闻之，皆知监国无因以得位之心。俟发丧，择吉登大宝，布告天下为当。”礼臣魏国皆然其议，议乃定。即用右都御史张慎言为吏部尚书。传旨会推阁员，疏上，先用兵部尚书可法，进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如故。户部尚书高弘图，改礼部尚书，进东阁大学士，俱即入阁办事。而召工部侍郎周堪賡为户部尚书，凤督士英进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凤阳等处如故。而以前会推疏，词林仅推掌翰林院詹事府詹事姜曰广一人。传旨吏部：“予察祖制，阁员俱用词林，

至先帝间用别衙门官。今正推如何止列姜先生一人？似与祖制不符。着该部再行添推来看。”吏部会九卿再具疏，仍以曰：“广居首而推礼部尚书王铎、礼部右侍郎陈子壮、詹事府少詹事黄道周、右春坊右庶子徐汧。”令旨再点，用首、次二员，俱进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入阁办事；诸臣以次待用。六卿九列既备，官复催补，科道各员，皆一时人望。寻特遣彪佳颁赦谕江南云：“是举也，群臣当攀号愤变之后，天柱地维摧陷顷刻矣。值真主纘运，日月重光，实惟二祖、列宗在天式凭以有此。海内闻当阳在即，用人行政，动协人情，未有朝端已见清宁、而丑类不授首膏钺者。刻日恢复神京，寸磔逆贼，虽在草莽，胥忍死拭目俟之。若诸臣思祖宗三百年德泽在人，大行十七载焦劳求治，洗涤肺肠，以事新生，扫除门户，以修职业，何事不可办？何罪不可讨？亦何功名不可就哉？”闻法驾入都之日，都人聚观呼万岁，见两大星夹日而行，钟山紫气中五色云见。而先是龙江浮橦楠巨木千章，若为鼎新大内而出者。两都并建，聿还旧观。江北诸大帅，皆上表劝进。所传辽东总兵吴三桂，疾驰至山海，结虏入关，大杀贼十数万，夺其辎重无算。边镇诸宿将，无不投袂奋剑以报国仇者。中兴大业，岂灵武草次，靖康偏安之足比哉！

甲申纪闻

七一老臣冯梦龙梦识

甲申燕都之变，道路既壅，风闻溢言，未可尽信。候选进士沂水彭遇飏于四月一日、候选经历慈溪冯日新於十二日、东海布衣盛国芳于十九日先后逃回，各有述略，不无同异。武进士张魁十六日出京，有北来公道单，叙忠逆近实，而未及纪事。吾乡有贾人于五月望日出城，则李贼已遁，而燕京化为□国，所述甚悉。龙为参次而存之，以俟后之作史者采焉。